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一朵花能不能不开放

邓一光著·何立伟插图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一朵花能不能不开放

邓一光
著
·
何立伟
插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朵花能不能不开放/邓一光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5

ISBN 7-5321-2372-3

I. 一… II. 邓…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0567 号

责任编辑:陈先法

封面设计:周艳梅

插图:何立伟

一朵花能不能不开放

邓一光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25 插页 2 字数 182,000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50 册

ISBN 7-5321-2372-3/I·1894 定价:16.00 元

童北地有一个秘密，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

童北地的秘密是她从睡眠中醒来的方式和别人不一样。

童北地醒来不是悄然地醒来，她的醒来就像那些蓦然降生的新鲜生命，比如一朵突然绽开的花儿，没有过程，同时还会从花蕊般的身体里传来一段悦耳的音乐声，好像她的身体是一排玉色的象牙键，在醒来的时候，被突然闯入的风儿抚动了，撞在一起，发出丁东悦耳的琶音。

童北地记不起自己是在什么时候有了这种经历，有了突然醒来并且从身体内部传出音乐来的经历。每一次清晨从睡梦中醒来，她都会因为满眼的阳光和身体中传来的音乐声感到吃惊，显得有些紧张，屏着呼吸，一动不动，害怕姿势一变，阳光和音乐就溜掉了。她就那么保持着醒来时的姿势，躺在鸟巢般温和的被窝里，嗤嗤地窃笑着，尽量忍住不伸出光裸的手臂，去捉那些在阳光中顽皮舞蹈着的音乐，直到音乐渐渐去远，彻底消失，只留下满世界由鸟儿的啾鸣一声声敲击着的阳光。

童北地十四岁生日的那天天气很好，阳光是整个冬天里最明亮的一次，明亮得仿佛不曾有过那之前漫长的黑夜，这让童北地一睁开眼就有了一份蠢蠢欲动的欣喜。和所有的黎明一样，童北地十四岁生日那天早晨醒来的时候，身体里也传来一阵悦耳的音乐声。童北地躺在床上，静静地听来自她身体内部的音乐，听它们丁

丁东东，互相欢快地推搡着，嬉闹着，近了，近得像是要来敲她鸟窠的门，等她忍不住真要开了门时，又远了，远得让人不肯相信，怀疑是一次集体的商议，是屏住了呼吸，躲藏在什么地方想要吓唬她，然后它们消失了。童北地熟悉这样的游戏，等音乐真的消失之后，她满意地叹了一口气，鱼儿似地从被窝里溜出来，光滑的两条长腿迅速地游进温暖的绒裤里，套好毛衣，仔仔细细梳好小辫儿，把被子叠好，床单收拾整齐，枕头拍拍松，然后精神抖擞地出了卧室，站在自家厨房的洗碗池边刷牙。

童北地在水池子边刷牙的时候，她的母亲赵亦风从屋里出来，走进厨房做早饭。

武汉人的早餐习惯是不在家里吃，而在街头的小吃店和早点摊上吃，或者干脆买上一份面窝或汤包，一边走一边吃，有个形象的说法，叫做“过早”。童家和大多数武汉人不一样，一日三餐都是在家里做着吃，从不在外面吃饭。别人家的孩子在外面“过早”，手里捏着香喷喷的面窝，神仙似的满街蹓，说话嬉笑没人管，追逐戏闹也没人管，想不吃了，剩下半截面窝用课本纸一包，往书包里一塞，饿了再翻出来吃，自由自在，童北地和弟弟妹妹眼馋得要命。可赵亦风不让他们学那些野孩子。赵亦风嫌风风土土的“过早”脏，不卫生，且不斯文，不像知识分子家庭里出来的孩子。赵亦风一定要童北地姊妹们在家里吃完了饭，再背上书包去学校上学，至于做早餐的工作，就由她来担任。

赵亦风做饭不好吃。赵亦风做饭和她这个人一样，严肃有余，活泼不足，缺乏想象力，菜做来做去总是那一套，没精打采，缺油少

盐，“老三篇”，童北地三姊妹不爱吃。但不爱吃也得吃，不吃没力气学习，而且长不大。赵亦风学工程出身，在这方面是很严格的，不允许儿女们讲条件。

赵亦风有偏头痛的毛病，一到冬天，偏头痛就折磨得她很难过，这使她本来很清秀的脸上总是布满了阴云。赵亦风戴上遮尘帽，捂着脸，把炉子捅开，再去碗柜里取昨天晚上没吃完的剩饭，准备煮烫饭吃，这期间她看了童北地一眼。赵亦风把剩饭放在菜板上，把铁锅坐到炉子上，又看了童北地一眼。然后赵亦风把炉子和锅丢在一旁，走向童北地，把童北地的身子搬过来，面对自己，上上下下地打量童北地，同时伸手摸了摸童北地的胸脯。

童北地不知道母亲那样做是为了什么，为什么要上上下下地看她，并且伸出手来摸她。童北地想提醒母亲今天是她的生日。童北地对母亲的做法有点厌烦。她不喜欢在自己十四岁生日的早晨让人摸来摸去，即使她的身体藏在厚厚的棉衣里，通常的情况下不会受到伤害，即使摸她的那个人是给她生日的母亲，是她应该感谢的人。

童北地把身子从母亲面前挪开，往边上躲了躲，把牙膏沫吐进水池子里，也把提醒母亲今天是自己生日的念头吐进了水池子。

赵亦风说：“北地，你长大了。”

赵亦风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还盯着童北地，脸上流露出迷惑的神色，丝毫不管炉子上的锅里没掺水，已经发出一些糊味了。

童北地不是十四岁生日的那天早晨才发育起来，成为一个健

康少女的。童北地从小就生长得很健康，她在生理和心理方面没有什么毛病，既没有在胚胎时期留下残疾和发育不良等问题，也没有在生下来以后受到虐待、遭遇灾难、经受损伤、折磨和打击，弄出个断手断腿脑震荡抑郁症之类的毛病来，成为一个让人同情的孩子。童北地没有经历过什么天灾人祸，她是父母的头胎孩子，是父母结合之后，想要有她或者他这么一个孩子并且付诸了十个月的严肃实践才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童北地一生下来就博得了大人们的赞叹，所有见到过童北地的大人都说这孩子漂亮得像个天使，健康得像只小狼，说这孩子继承了父母的优点，而把父母的缺点全都扔进爪哇国里去了，她真是一个少见的会接代的天才孩子。

童北地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她健康成长的道路——上幼儿园时讨老师和小朋友的喜欢，老师和小朋友们总是向别人炫耀“我们班上的童北地”；读书以后品学兼优，基本上担任着班干部的职务；学习起来很轻松，成绩一向拔尖；能歌善舞，经常在学校搞活动的时候上台去，代表全校学生朗诵一段名人的诗作或者格言；体育成绩不错，跑八百米时像一头小鹿，跑过终点线后还往前跑，停都停不下来；诚实开朗，乐于助人，属于想找出一点毛病来都困难的那一类孩子。总之，她就像那个年代一首儿歌中唱到的，“花园里的花朵真鲜艳”，该怎么生就怎么生，该怎么长就怎么长。她该怎么生就怎么生，该怎么长就怎么长，到了十四岁的时候，自然就生出了蓬蓬勃勃的样子，长出阳光灿烂的样子了。

童北地的父亲童江南，母亲赵亦风，两个人都是二十世纪六十

年代华中工业管理学院毕业的学生，在武汉市地矿局当工程师。七十年代时，童江南和赵亦风已经工作了十几年时间了，无论经历还是资历都有了足够的积累，分别做了各自科室里的技术负责人，是那种积极进步，生活向上，被主流社会接纳和欢迎的知识分子。

童江南和赵亦风结婚以后生下了三个孩子，老大是 1961 年出生的大女儿童北地，老二是 1964 年出生的儿子童北天，老三是 1966 年出生的小女儿童北人。

童江南和赵亦风两人大学毕业后虽然没有被分去造氢弹和原子弹，没有被分去造万吨巨轮和万吨水压机，没有被分去造第一只晶体管和第一辆国产小轿车，只是分到武汉市地矿局做了一名普通的技术员，整天画画图纸、统计统计数据，几十年下来，说不上有什么大成就，但毕竟是从名牌大学出来的学生，算是不大不小的知识分子。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属于比较稀少的一类人，他们有文化，懂道理，知道的东西比别人多，而且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单纯，有过几次以卵击石的经历，该投降的投降了，该妥协的妥协了，该消沉的消沉了，万马齐喑，和现在的知识分子不同，不怎么张扬，也不怎么敢张扬，比较普遍的姿势是夹着尾巴做人。比如童江南和赵亦风俩，他们整个心思都扑在工作上，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从来不向组织上提任何个人要求，下班以后也不去别人家串门，直接从单位回到家里，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看书画图，最多也就是上街买个东西、出门散散步，不管在单位上还是在家里都没有太多私人性质的话题，即便有，也是互相鼓励对方多为祖国和人民做贡献，总之生活得波澜不惊。

童江南和赵亦风工作忙碌，三个孩子生下来以后，先放在幼儿园里，由国家分担了抚育的任务，然后再上小学、中学，按照国家的时代的要求把他们培养成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在家里，童江南和赵亦风也是尽心履行公民的觉悟和能力，努力教育三个孩子做国家和时代需要的人，那样的家庭，实际上是一个按比例缩小了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是社会主张的那种楷模家庭。物质生活上，孩子需要什么，只要合理，童江南和赵亦风都根据家里的经济状况尽量给予满足。这样的家庭里养育出来的孩子，即便没有特权，没有富裕，任性不了，也有了自由生长的环境，不愁不生长出健康的样子来。

童北地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成长起来的。

童北地从小不愁吃不愁穿，有人疼有人爱，身心俱全健康成长，到了十四岁，已经发育得相当充分了。童北地个子挺拔，像一株小白杨，身体结实而饱满，肌肤润泽，眼睛水灵灵的，老是让人觉得她的眸子藏着一群星星，随时随地闪烁着，很迷人。她走起路来一双长腿充满了弹性，笑起来眼睛眉毛全体绽放，没有丝毫节制和遮掩，她那个样子，一点也不像七十年代十四岁的女孩，那个年代十四岁的女孩大多没有太优越的生长环境，一个个灰不溜秋，就跟刚冒出地皮的菜芽儿一样，不像童北地。

童北地的母亲赵亦风在厨房里上上下下打量过自己的女儿、并且在自己女儿的胸脯上摸过之后做出一个决定。她回到房间里，对正在往提包里装图纸的丈夫童江南说，要把家庭成员的居住



格局重新调整一下，自己和两个女儿住一间屋子，童江南和儿子童北天住一间屋子。

童江南不喜欢这个决定。童江南和赵亦风都是科室里的技术干部，分房条件好，得分高，单位里分房时分到两室一厅，在地矿局里属于中上居住水平。童家的两间正房，分别由两个大人和三个孩子占据着，童江南夫妇一间，童北地三姊妹一间，这种格局十分合理，没有什么问题。童江南那一年四十一岁，身体健康，没有什么功能上的性障碍，和妻子结婚之后，很快就有了童北地，以后又有了童北天和童北人，并不曾出现那个年代有的知识分子结婚很长时间后都不懂得如何过夫妻生活这样的事情。童江南并不认为在自己年富力强的情况下与妻子分居是个好主意。童江南不理解妻子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冬天的早晨做出这个决定有什么意义，在赵亦风说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他有些误会，认为赵亦风是在嫌弃自己打呼噜的毛病，想出分居这个办法来回避他。如果情况属实，赵亦风就没有道理了。打呼噜并不是什么原则性的大问题，用不着非得用分居的方式来解决。但是等赵亦风把她为什么要做出调换居住格局这个决定的理由说出来的时候，童江南就释然了，什么反对的话也没有说，同意了妻子的决定。

赵亦风看着自己的丈夫，很耐心地对他说：“你女儿已经长大了。”

赵亦风对童江南说“你女儿”，在夫妇俩之间那是一个特指，指的是童北地。小女儿童北人也是“你女儿”，但这个“你女儿”刚上小学二年级，因为身子骨弱，老是生病，人像只刚断奶的小猫，是个

风都能吹走的小人儿，平时不吭声不出气，一点动静也没有，在视觉效果上常常被夫妇俩忽略掉，不像童北地，人还没进屋，香风先进屋，然后是泉水般淙淙的活泼脚步，然后是灿烂如霞的脸蛋，然后是追随着人儿的阳光，阳光耀眼一片，挡都挡不住。所以，赵亦风说“你女儿”，指的就是童北地。

童江南想了想妻子的话。他想她的话是对的，女儿就像淙淙的泉水一样，就像耀眼的阳光一样，已经长大了，长大到挡都挡不住，这和打呼噜一点关系也没有。童江南想到这一点，不知意味着什么地笑了。

童江南十分大度地答应说：“好吧。”

厉国良出现在童北地家里的那一天，童北地一点也没有留意他，她完全没有想到，这个人的出现对她将来的生活会起到巨大的影响，他会撞进她的生活，并且把她的生活弄得乱七八糟。

实际上厉国良最早出现在童家的时候，童北地根本就不知道，她还没有出生，世界上还没有她这么一个人，从生命的角度说，她还只是一些可能构成生命的原素，有她没她还是一个悬念，她不可能在厉国良出现在她家的时候，知道那以后将要发生的事情。

厉国良是童江南和赵亦风的同事，他和童江南赵亦风一样，也是武汉市地矿局的工程师，他们三个人都是华中工业管理学院毕业的，是校友。当年的厉国良激情充沛，他的头发梳得泾渭分明，是那种朝气蓬勃的二分式，因为年轻血盛，同时因为对未来生活真正的热爱，人显得有些神经质，目光明亮，看起来咄咄逼人。他的嗓音有些沙哑，但喜欢朗诵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尤其喜欢朗诵《人民》那一首，一朗诵这首诗，他的嗓音就有些哽咽，这使他如同闪烁星群中最抢眼的那一颗，让人无端地生出妒忌来。

厉国良是和童江南赵亦风一同分到地矿局的，不同的是，童江南赵亦风被分到科室搞设计，而厉国良被分到了地矿局下属的地质勘探队搞外勤。厉国良一点都没有觉得这样的分配结果有什么不好，他打起背包充满激情奔赴野外，整天风餐露宿，鸡啄狗刨，为祖国的建设到处寻找宝贵的矿石，一直那么度过了十五年。十五

年不是一个短日子，它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儿长到小伙子的时间，也是一个小伙子变成中年人的时间。漫长的野外艰苦生活摧残了厉国良的身体和心理，让他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和精神分裂症，使他从一个激情充沛诗意盎然的年轻的大学生变成了一个身体多病性格忧郁的中年人。

厉国良多次向地矿局打报告，请求调回城市里来，过一种相对平静的生活，可是都没有下文。国家那个时候很困难，国家是个大国家，人口众多，要吃饭，要穿衣，还要闹革命，人是这一切活动的基础，只能依附于这个基础，就像那个时候很多歌里唱的，每个人都是“一块砖”，或者“一颗螺丝钉”，是不能由着自己的意志随便挪动的，或者说，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意志这样的说法。直到一次厉国良晕倒在野地里，被人抬回帐篷，并且因为持续高烧不退，再从帐篷里抬上牛车，换乘拖拉机，送到医院，在医院里住了半年，医生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出具了该人不能继续从事野外工作的证明，厉国良调回城里的报告才被单位上批准。

厉国良是山西大同人，老家不在武汉，武汉也没有亲戚。他长期在野外工作和生活，很难找对象，所以一直没有成家。难是因为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好容易由人介绍认识上了，对方一听他在地质勘探队里工作，属于野人那一类的，有些设防，先问他什么时候能调回武汉来。厉国良当然不能欺骗别人，知识分子忍辱负重行，说假话骗人不行，厉国良就老老实实说，自己不但想回到武汉来，而且还想回到大同家乡去，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如愿以偿。时间上没有确切保证，而且还是一个想回到家乡去的人，对方就不

干了。武汉姑娘对武汉是有深厚感情的，武汉有蛇山龟山，有长江汉水，有东湖南湖，三镇相连，山水相依，连北京上海这种拿着墓碑一样的建筑和幽子一般的小湖当山水的地方对武汉姑娘都未必会有多大的吸引力，更不要说大同这种灰扑扑睁不开眼的地方了。大学生当然好，但是一个长期待在野外的大学生没有什么优势，一个想要回到大同这种家乡去的大学生就更没有什么优势了。另外一个原因，厉国良是一个心比天高的人，他人长得不算英俊，却精神神的，梳着小分头，不管在任何地方，穿着一定是要讲究的，工作再忙再累，肚子可以饿着，澡要洗，衬衣要换，皮鞋要擦，夜里还要看上几页书，记一段日记，是那种身处劣境仍然保持着生活理想的人。厉国良并不认为自己在野外工作就可以降低找对象的条件，别人挑剔他，他也挑剔别人，很难有的机会，到了他这里，也大多不对路子，让他挑挑拣拣给放弃了。所以等他调回地矿局机关，四十岁的人了，仍然是个王老五，孤家寡人一个。

厉国良和童江南夫妇是同学，在工作单位里自然和童江南赵亦风走得近一些；如今厉国良形单影只，童江南和赵亦风顾念同学一场，也尽可能地关照他。逢年过节，厉国良没处去，童江南和赵亦风就把厉国良请到家中来，包一顿饺子，做两个好菜，喝两杯五加皮酒，吃了喝了，碗筷一收，三个人借着微醺，红着脸谈一些国内外大事，谈一些革命理想，到熄灯时分，厉国良再回单身宿舍睡觉，过他王老五的日子去。

厉国良并不是那种没有心气的人，不是每个节假日都往童江南和赵亦风家跑，跑去混上两顿饭，省下粮票来换鸡蛋补养身子

骨。有时候童江南和赵亦风在节假日时邀请他，他也推辞，说不想打扰别人的生活；实在推辞不掉，他会去街头买上两斤苹果，用帆布书包背了，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再去童家。他这种瘦马不掉架的风度让赵亦风感叹。赵亦风有一次对童江南说：“你看人家厉工，心细得一点不像男人。”童江南就笑，说：“你说不像男人不对吧，你的意思是说，不像我这样的男人。”赵亦风也不回避，一针见血说：“厉工就是比你懂礼节。”

厉国良不太会做家务事，到童家做客，他几乎帮不上什么忙，有两次他想插手帮着包饺子，结果饺子包得不是破皮就是散馅，像勘探队在野外挖出的探方堆。赵亦风笑厉国良，说厉工你就别动手了，动手相反添乱，你坐到一边去看报纸，报纸上有越南当局驱赶中国华侨的事，真是令人发指。厉国良就洗了手，用湿手巾搽去衣袖上的面粉，坐到一边安安静静看报纸，并且很快沉浸到华侨的苦难遭遇中去了。

厉国良不会做家务事，不会包饺子，但他并不是什么都不会。厉国良会的东西很多。厉国良喜欢读书看报，因为单身，不像别人那样，整天除了忙工作就是忙家务，他没有孩子缠着，饭在食堂里吃，大量的业余时间他都读书看报，所以知道很多事情。他知道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怎样赢得了亚非拉国家和其他主持正义国家的支持，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知道尼克松访华，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会见，两个伟人四只大手紧紧相握的情况；知道中美关系缓和和中日邦交正常化，报刊上不再频繁出现帝修反这个提法的情况；知道党的十大选举出中央委员 195 人，中央候补委员

24人，长期消失的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不显山不露水地集体复出，被选举为中央委员，等等。每每到童家做客，厉国良就把书中报上的事情讲给童江南赵亦风听，他能把这些事说得栩栩如生，掺杂着一些有趣的小道消息，还有一些颇有见地的个人见解，就像他自己参与了这些事情，决定着这些事情，让童江南和赵亦风觉得，这个老同学虽然得了一身的疾病，虽然四十岁了还没有谈上对象，但并不是说他一点优点也没有，他关心国内外大事这个优点，包括他们两人在内，地矿局所有的知识分子，没人能比。

除了谈论国内外大事，厉国良还是一个很有才华的文体爱好者。厉国良吹拉弹唱样样都能露一手，笛子吹得尤其好。他吹《苗寨的早晨》，歪着脑袋，闭着眼睛，如梦如幻，像是睡着了，手指微微颤动着，从笛眼上慢慢移开，一群鸟儿就从笛眼里钻出来，扑拉着翅膀直上云霄去；吹到动情处，闭着的眼睛里慢慢沁出一星泪水，像是鸟儿走了，他想念它们。他吹《扬鞭催马运粮忙》时，又换了一副欢乐的样子，笛子横在唇边，鼓着腮帮子，这回眼睛睁开了，稍许有些顽皮地眯缝着，摇头晃脑，十只修长的手指翻飞如蚤，头发像沉甸甸的麦浪，站不住，东倒过去西伏过来，让人看了生出强烈的收割欲望。

童家三姊妹最喜欢听厉国良吹笛子了。童家三姊妹听惯了军乐队的大喇叭和队列鼓，走路都有点改不掉行进式，笛子是个年代的孤独倾诉者，孤独得没有同行者，只能在月光下独步，那样一个人的月下行走朦胧而新鲜，让人有点隐隐的心疼和妒忌，还有一